

瓊州府志卷之四十

序

三祠錄序

唐 胄

三祠錄者三祠所祀事也仰止祠在郡學祀王公
義方以下四十人主於崇德以勸士先賢祠在道
右祀路公博德以下十九人主於報功以慰民皆
舉於有司者也景賢祠在郡西北祀蘇公軾邱公
濬二人主於著述以憲後奉於朝廷者也有德者
非無功所重在於德有功者非無德亦猶德者之
於功也有德者必皆有言言至著而爲書則功於
憲後矣惟其主於德與著述故不別曰宦曰寓曰

913633
1232
22

登記號 76375

38年2月17日

鄉凡當是者卽祀之惟主於功必有位乃能故先
賢之祀非啓土平亂之雄則按郡守牧之良也名
宦鄉賢他舉分祠今吾仰止以德故合之凡名宦
舉合祠今仰止先賢以勸報故分之凡祠無錯祀
仰止以著述故兼之吁人之所以不與草木同者
賢而有名不朽耳不朽而且饗廟賢之尤者也吾
一郡城而三祠之賢至五十有九不謂之多賢國
乎客賢自漢凡四十五人其過化之遠此所以致
鄉之有賢也主賢自宋凡十四人其聲應之遲益
見化難於賢客也庠彥鍾生遠張生文甫輩余同
事於郡史而考知諸賢之精今年春旣請更定祠

祀而又爲此祠錄以見祠之所以立祠祀之所以
行此祀其有志於賢者乎昔宋廬陵文信公兒時
見其鄉有忠節祠祀歐陽文忠楊文節諸公卽忻
然慕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後果以大忠鳴世
至今並食其廟諸彥至賢矣抑有志於此否乎吁
昔鄉在宋無一賢而先輩尙能感客化以有立今
賢盛賓主其感不猶易乎感之易而勉以成之使
生雖無事於此而百年之公論能舍之耶吾言雖
爲祠錄發亦因以告郡之豪傑使知無負吾地之
靈也因爲序

瓊臺志序

唐 胄

郡志自國初至是亦編矣而必須此焉者欲備也
唐人稱郡僻無書至宋瓊筦志萬州圖經元人又
不能蓄邱文莊公晚年嘗言已有三恨郡牒未修
一也桐鄉王公載筆數十年錄郡事警官志前後
擅易之陋迺命所集爲外紀以自成一家之書孫
戶部九峯先生嘗托前守方公爲梓而不果後守
王公取閱其書謂獨詳於人物土產而他目仍舊
乃迎公於東嶽祠禮郡雋副裁爲志而余與焉及
首啓沿革而公於建武復縣執舊疑史與衆不合
閣筆延月僅授序答守以歸適逆瑾敗起使催余
就道守亦離位而事寢矣余乃藏採藁於知友唐

鵬翼氏俟碑書見以成後自淮漕得告歸謝邦君
以督府檄禮余纂就而未果適王巴山汪東泉二
憲伯上官太守三先生繼志懇成之余惟志史事
也例以史而事必盡乎郡故以外紀備舊志以史
傳備外紀以諸類書備史傳以碑刻小說備類書
以父老芻蕘備文籍如地切倭岐而述海道黎情
之詳急討禦而具平亂兵防之備隱逸附以耆舊
不遺善而且以誘善罪放別於流寓不混惡且因
以懲惡田賦及於雜需額役以書民隱紀異及於
災異禎祥以顯天心首表以括邦綱殿雜以盡鄉
細非徒例史以備事而以欲微倣史以寓義蓋體

文莊而將順其欲爲之意尊桐鄉而忠輔于已成之書以求得臣於二公第愧淺陋常感古人掃塵之喻謂塵掃矣而卽隨有况有之而未能盡掃乎凡書皆然况志又古人之尤難者乎此所以雖終日乾乾得庠彥鍾生遠張生文甫輩助余之不及然終有負於諸公之望也雖然亦幸其督成此以有待也後之同志者感今日欲備之意則非惟紀將來之事必如炎漢前後共成二書赤城新舊各爲一志以體桐鄉外紀名書之意或於此書而有恨焉亦安忍不爲之補遺考異以續其別哉則古人所謂欲俟備於後而反愈不備於今者不惟無

慮而且有所望矣豈非諸公今日拳拳之意所召哉正德辛巳秋七月旣望

刻瓊臺會稿後序

鄭廷鵠

瓊臺會稿何瓊臺先生之稿自鵠會也先生存時門人刻其所作詩什凡若干卷題曰吟稿續又哀其記序表奏凡若干卷題曰類稿行於世已七紀於茲矣顧今歲久訛缺讀者兩病之鵠自結髮事吾貞範先生與先生曾孫尙寶君郊上舍君祁同門獲見先生所遺手蹟或門人所代錄者與前二刻迥異竊嘗有志正之弱冠入郡庠又獲讀先生石室所藏書目偶見庠中寫本疑公所自定者校

之二刻篇章簡而且要當時手自抄錄爲人梓計
久矣邇者視學之暇第取廣幕談君崇文所惠類
稿舊本重加增定得記序諸體二百有二篇詩賦
諸體二百六十有四篇會前二稿合爲十二卷刻
之洪都非有所擇因先生所自定爲附益之故自
鵠會也先生之學以紫陽爲宗讀書窮理以究極
聖賢之精蘊可謂極博矣然其志以身致太平爲
己任故平居著書事事必爲區畫鑿鑿可行其立
朝不干名勢介然以清節自勵家庭孝友鄉黨服
其化非所謂根本盛大故文章事業交暢並美耶
至今四方之人傳誦先生之書歛容起敬雖收豎

至今四方之人傳誦先生之書歛容起敬雖牧豎樵叟罔不知名故茲稿誠不可不刻也嘗憶吾貞範先生都講時每以先生所著學的口授弟子弟子往往能數言其義又恐學者漫羨而無所歸心撮其中所云敬與仁禮指摘其要領以鏡其本心顧謂鵠曰聖賢之學其要歸盡在是矣鵠敬受之且將三十年罔敢失墜然竟無所長益其於先生之教貞範之志猶不能無愧心古人所謂沐浴所聞鵠殆未之逮也故於是刻也爲之愴然有感因書之刻後以自警云

藁引

海瑞

許文正嘗語人有書也須焚一遭之說夫坑儒焚書秦之所以爲暴無道也而文正之言若秦之與文正非與秦也自炎漢以迄於元紀錄之繁文籍之盛汗牛充棟災木費紙不足咎也其聲實不中乖違正道爲古先聖賢累爲六經語孟蠹誠若莠之亂苗鄭聲之亂雅樂鄉愿之亂德君子不容不深惡之自元迄今殆有甚焉使文正見之又不知當何如其爲言也然文正與秦至文正之身則又有魯齋文集行於世夫文正之與秦不得已也文正之不免於爲文亦文正之不得已也瑞平昔妄有所作濫稱文章者欲效近代唐山人置瓢棄之

江流之中以還造化而有私念以爲出之吾心本
諸性命造化賦予於我而我爲洩之或於六經語
孟有輔翼焉且今時俗議論自以爲是牢不可改
亦或有以破之暴秦有作不居可焚之列夫吾人
有言莫非造化置江流以還造化不可謂無見也
然天下之人賦予稟受出之造化猶之我也或惑
焉而踐之有未盡或反焉而行之有不中操造化
之予於我者相與覺焉且同志之士得有所執凡
我言之未當議之未詳取爲我規焉我也人也互
相砥切均得以還夫賦予稟受之故較之唐山人
所爲有大焉不爲猶可耶近時文人有作必求名

人君子一言置簡首謂蠅附驥尾亦一日千里而
借其言以信之天下後世也夫使吾言無當雖聖
人吾與焉天下之人其心其性原之造化是非有
公不能飾也使吾言於道亦有合焉聖人不吾與
天下後世不吾與吾心具一造化自有的見不可
轉也夫人有言亦求之吾心質之先聖以參考焉
而已矣不信之人心而信之人言非信也用是不
自嫌忌取平昔所作自編敘自爲一語識之以告
同志嘉靖壬戌仲夏朔日瓊山海瑞國開甫書

贈郡節推大東劉侯序

海瑞

今之入官而仕者庠序學古之人也然往往不滿

之擾者豈其人之初盡不賢則然哉未仕學古旣
仕則參之今今日仕人之論平生之學不盡用之
今人之論正今人居官之利是故其說易以溺人
始有今古之歧終入從今之謬大抵以正入者以
邪出矣萬厯三年二月大東劉侯自邑博擢推吾
郡視事之初抗然有執已守法不混於俗之意是
雖未能事事中則由其事逆其心胸中若有特操
有俗指爲薄侯行之者有俗指爲膠固侯行之者
道在是也今人誤認爲膠爲薄於此有特見焉我
自行之出入於風靡波蕩之中欲自比於屹立中
流之柱侯能久安於是矣乎秀才初官移其心而

左移其心而右未可知也詩云誰將西歸懷之好
音嘗欲小申己說勉侯未至堅侯已然一旦代巡
柳坡馬公檄旌所屬意有大者侯與焉僚屬師弟
子因以贈侯之言爲問予欲有進於侯未及行而
意不爲頌諸君子有愛人之德存於中是以今日
有贈言之舉於外夫感我而厚必有受其薄者矣
受其薄者怨之矣有慫慂我之爲通莫爲膠者矣
通大抵在財貨禮貌今日出之自己亦先日取之
自民變通圓活官有時譽民之不當其害無有也
聖天子爲民設官今人入官於可以爲干名進階
之助則庸心焉爲民之心置之計毀譽得喪之外

失之矣然則欲侯節推佐郡舉於其職豈復有過
於薄爲厚膠爲通勉所未至堅所已然擴充之以
盡其大無自畫於發見之初者乎失職分則失道
矣失道失心矣無一可者用是備書先日之意復
諸君請持上爲贈侯根本在是擴充終始之而節
目無不周矣柳坡旌侯止於節目不詳及云

贈養齋蔡侯撫黎序

海瑞

國初至今言官瓊者必以治黎人爲一急事然卒
未有以得黎人之治者孟子曰至誠而不動未之
有也龔遂得之以安渤海張綱得之以說張嬰卒
之有以服其心而戢其禍況在黎岐質文機變吾

中國不知其幾更易也自有天地至今尙存太古
風致然諾信義死而不移天性之真獨有存焉者
乎動以弓刃相向自昔記之蓋以弓刃爲雪讐之
具不能自至守令之庭曲曲直直勢使之然無他
意也苟有以開導其心剖其不平彼無不聽予嘗
謂恃有人心小則息爭大則開通十道地爲郡邑
人入版圖百年萬年無不可者所恨知此道者之
難其人也而又賦役繁難官吏刻削彼自爲誠我
自爲詐有以灰其心而格其至至誠之爲難乎其
爲動矣微啓其端謂可見之行事者吾於養齋蔡
侯見之嘗跡蔡侯澄海先聲崖州初政大抵事從